

随笔

# 韭菜花帖

王祥夫 文/绘



韭菜开花是白色的小花，一小朵一小朵。一大片的韭菜地，要不开都不开，要开一下子就都开了，像下了一场初雪。韭菜花离近了看每一朵都是由一小朵一小朵小花组成的，被长长的花梗高高地挑着，可以说有那么点好看。

韭菜花要趁它没开的时候摘下来，可以做“韭菜花”，“韭菜花”是糊状的，跟“辣椒糊”差不多，但从没人叫它“韭菜花糊”，就叫它“韭菜花”。“来一瓶韭菜花”“再来一点韭菜花。”在我们那地方，吃涮羊肉离不开它，还有吃火锅，北方的什锦火锅也像是离不开它。韭菜花特别提味，有它和没有它大不一样，当然吃“重庆火锅”像是没“韭菜花”。

做“韭菜花”的时候应该是初秋，菜市场有卖韭菜花的，一堆一堆地堆在那里。做“韭菜花”的韭菜花都是清一色的花骨朵，韭菜的花骨朵上有那么一点微微的紫，这是好韭菜花。韭菜花如果一大开就不好了，不是不能做“韭菜花”了，而是做出来味道不怎么对。做“韭菜花”的时候要在里边放一点嫩姜。韭菜花拿回家后再细细地挑一回，洗净剁碎，但千万不要用搅馅儿的机器搅，剁出来的味道和搅出来的是两个味。我吃涮羊肉，调料也就只放三样，“韭菜花”、蒜末再加上那种很香的油泼辣子，好的油泼辣子很香，倒不在其辣，闻一闻，好香，来一小勺，不行，再来一小勺，不行，再来一小勺。这三种东西调在一起吃涮羊肉才过瘾。我想五代的书法家杨疯子是懂得吃羊肉的，而且可以说是吃羊肉的高手，他的《韭花帖》说的就是吃羊肉的事，吃羊肉要蘸以“韭菜花”。好的羊肉，只用白水煮，冷水下锅，煮四十来分钟，然后直接上桌，只蘸“韭菜花”，香不香，那才叫香。杨疯子真是懂得怎么吃羊肉，我每临他的《韭花帖》，就觉得他是个吃货，真会吃。

贵州和云南吃羊肉动不动就要放些薄荷在里边，好像是，只要是汤菜就都爱放薄荷，牛肉锅里也是。我觉得这不是吃羊肉的方法，但你又不能说他不对，他们就是这么个吃法。从心里说，我不反对薄荷，我家的露台上就种了好几盆薄荷，从春天一长出嫩叶我就开始吃它，薄荷炒鸡蛋很好吃，薄荷烙抓饼也很好，把薄荷叶子切碎和在面里边，最好要稀一点，还要打两个鸡蛋，这种饼好做也好吃，而且不费时间，早起一会儿就成。我家阳台上种的薄荷我会一直吃到秋风起，薄荷一开花就不能吃了，薄荷花好看不好看，是穗状，颜色有那么点发紫，大致可以说不难看。但我以为吃羊肉还是以后不放薄荷的好。

内蒙古可以说是吃羊肉的正经地方，当地人吃羊肉，是用白水大块儿大块儿地煮，羊肉上桌，一人一把刀，自己看准哪块儿取哪块儿，一边割一边蘸着碧绿的“韭菜花”吃，那才叫香，当然也可以蘸点辣椒糊，味道也不错。这样的吃法才可以吃出羊肉的鲜美来。羊肉要好吃，就要突出羊肉的鲜美，好羊肉一点也不膻，这家人煮羊肉，旁边的邻居会闻到，“好家伙，真香！”好的羊肉，不用吃，它在锅里煮的时候你就能被它的香气一下子吸引住。这就是好羊肉。

从我们那地方往北走，走不了多久就到了内蒙古草地，草地上长了不少野韭菜，开花的时候可以真好看，还是那句话，像下了一场初雪。当地人采韭菜花用一把带齿的锹那样的东西在韭菜上一搂一搂。我喜欢吃内蒙古的“韭菜花”，从网上一买就是一箱，放在那里慢慢吃。煮羊肉的汤，以之蘸莜面吃，可真香，吃的时候，羊肉汤里如果再放那么一点“韭菜花”，那才叫更香。

未觉池塘春草，阶前梧叶已秋。伤春悲秋，到了一定年纪，不由自主。伤春者，春雨观花，落花时节又逢君，暮春甫至，林黛玉便“手把花锄出绣闺”，葬花去了。悲秋者，杜甫感慨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；孟浩然感叹“相望试登高，心随雁飞灭”；柳永感怀“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，冷落清秋节”；范仲淹感念“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”。悲哉，秋之为气也。

露水云烟，虫声鸟语，季节有序而世事无常。心中有风，写出的便是风，心中有光，写出的即便是风，也满纸风光。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”，苏东坡的豁达，苦难之后。汪曾祺何不然：“我一直都错怪，是你带走了一切。其实一切本来就会离开，只有你如约而来。无聊是对欲望的欲望，我的孤独认识你的孤独。”岁岁王孙草，空怜无处期，没有什么不能放手，也只得放手，一切都被接受，也只得接受。再不情愿，衰老

的特征，都是父母曾经的样子。

萧萧风至，孤客先闻，音信千里，难寄怅情。天凉了，发呆时，记得披件外衣。缟裳练裙，亭亭玉立，不施脂粉而风致娟秀，这该是深秋的景致。残荷寂寥，临溪流以静对，凄凉飘零，访草木以素心，炎夏里张开的毛孔，可幽闭矣。

韶华逝，容颜衰，不必努力即可获得者，惟有年龄。寒露至，果迟熟，不必努力的结局，大致如此。登高极目，知天地之大，置己苍茫，知寸身之微，你我不过一片黄叶，随风漫卷。尔来多不见，此去又何知，世间再无此岁，人人皆过客耳。欲走小留，仍有不舍，挂念的人，牵扯的事，实在太多。每场不快，似经历一场落叶的憔悴，却也在心房里落下一粒坚韧的种子。记忆未满，尚有空间，记忆里的回回挫折，竟因了这粒种子的支撑，不至绝望。如同照亮一路光明者，只需一豆青灯。

味道

秋吟

介子平

品鉴

## 志于道 游于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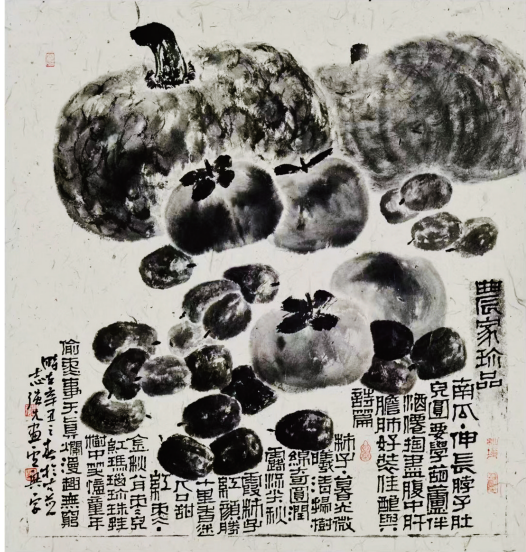
裴文奎

2005年，晋中、太原两地美协联展，恩师吴德文先生由志强陪同前来，我当时负责太原美协的工作，于是认识了先生身边的这位青年才俊，他谦恭而文气，给我印象很深。不久，志强带着画稿来太原原画院造访，虽隔着三十年的春秋岁月，但彼此言谈甚欢。再后，我拉志强进入省美协花鸟画艺委会协助事务性工作。志强年轻机灵，绘画之外通电脑、懂摄影，成为我们身边不可多得的好帮手。2011年，几位志同道合者结为“岁寒八友”，众人抬爱，尊我以师礼，这个书画“朋友圈”中，志强是年龄最小的一个。一路走来，不觉已经十年出头。

严格说来，志强与我是师兄弟。恩师门下，我是64级的开门弟子，他是97级的关门弟子，我虽虚长三十三岁，称一声学长亦无可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三十年为一世，也是不短的“时差”，因此志强尊我为师，我也就稀里糊涂地应了。其实师也罢、友也罢、长也罢、幼也罢，人与人都是一个“缘”字牵着。有缘就有交，有交就有情，和志强之间这份交情，亦师亦友，亦将彼此珍惜。

志强少年学艺，经历了种种曲折和艰难，然百转千回，念兹在兹，终于以精诚之心叩开了专业学府的大门。有慧根必生向往，有热爱始能恒久，能坚持方能圆满，所谓艺海舟楫，终渡有缘之人，而一切艰难坎坷，无非是砥砺琢磨，这是我对艺术和人生的感悟，因为类似的经历，相信志强也有共鸣。

我非好为人师者，他人的画作向来少有评价，对志强也不例外。为艺者，外师造化、中得心源可也，师徒同道之间，难免互相有影响、互有启发、互有点拨、互有切磋，但这一切终究拗不过四个字：画为心声。人各有心，心各有声，画为心声，声声不同，技法层面上虽可随意取舍、相互借鉴，但各自的感觉和体悟，则是绝不可能互相替代的。用自己所能找到的最恰当的艺术语言，表达出忠诚于内在自我的艺术感悟，是艺术追求的一切，也是一切艺术的追求，舍此无他。志强考入纺校后，受业于吴德文、陆贤能诸师，毕业后离校而心不离师，每月至少两次往返于太榆探望吴师，起居嘘寒问暖，艺事心摩手追，如此数年，不舍寒暑，直到吴师2009年辞世。此后清明祭扫先师、年节拜访师母，也未曾有过间断。这位年轻后学的品行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《论语》中曾记载孔子的取人之术：“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”仅此点滴，足见志强为人之朴厚、品格之端方。



李志强 图

### 人物

村路按预期修好后，杨河芬第二天就专门开车去南郊区小南头村、塔儿村、北村、南村湾村、高店村跑了一趟，就为看这5个村的村名壁，参考它们的优点，结合许家窑村的特点，杨河芬在脑海里渐渐设计出一个样式。

第三次村“两委”会召开了。村委员们对杨河芬已经由第一次村“两委”会的陌生，或者无所谓，甚至翻“白眼”转变为第二次村“两委”会的愿意接近和比较信任。到了第三次村“两委”会，杨河芬受到大家的一致尊敬。村民们心眼都很直，不会伪装自己，也没有必要伪装自己。杨河芬修路解决了他们出行、拉田等道路难行的实际问题，杨河芬组织拍摄照片和联系

放映电影拉近了他与村民的心理距离。

朱胜康主持会议，他说：“这次开村‘两委’会，议题就是一个，建村民壁，大家发表意见，最后由杨书记拍板。”委员们对杨河芬设计的村名壁样式一致认可，因为杨河芬自己画了个样式，虽然只是水芯笔画的黑白图，但一眼看上去还是很美观。接着商议村名壁的位置，确定放在入村村道的路边。对找工程队议题，杨河芬率先发言，他说：“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建村名壁不是高科技，就找咱们村的村民，只要是泥匠、瓦匠就行。小工也找咱们村的，优先从贫困户里选，贫困户不够，再从其他村民中选。这些时还不收秋，人们也不忙，能多挣点就多挣点。”委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43

蒋蒋京昀著

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员们一听，全都鼓掌。南兴国说：“杨书记说到我们心坎上了，就按杨书记说的办。咱们现在就组建一个工程队，大家议一议大工和小工的人选。”不一会儿就议出一个名单。最后一个议题是研究规划村外墙宣传标语，包括标语的内容、面积大小、字体、位置即放在谁家的后墙、由谁来书写。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6

王宏伟编著

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毛主席拍着孙万福的肩膀问他是不是个秀才。他望着毛主席回答说：“我一字不识啊！”毛主席听他一字不识，对这位农民诗人的天才和气质大为惊叹！后来，由这首诗谱成的歌曲，唱红了边区，传遍了全国。人们都称他为“农民诗人”。1944年1月，孙万福从延安回到家乡，受

到群众热烈欢迎。他向乡亲们讲述了在延安参加劳模会的所见所闻，激励大家做出新成绩。当晚，他将带回的毛泽东塑像及“劳动英雄”奖状交给儿子，嘱咐说：“咱孙家要祖祖辈辈跟着共产党走！”这年7月13日，孙万福在曲子街因公被洪水夺去了生命，享年61岁。孙万福逝世后，《解放日报》刊发了悼念文章。

井冈翠竹点燃红色激情

从1930年至1934年，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思想指导下，先后取得四次反“围剿”斗争的胜利。这年秋天，由于毛泽东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，中央在王明错误路线的领导下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红军严重削弱、中央苏区大部丧失为

代价惨遭失败，从而陷入百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。

在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革命家的正确领导下，中央红军突破封锁线，开始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红军战士在井冈山精神激励下开始战略大转移，在战士们心中，只有发扬井冈山精神，只有跟着毛委员，红军才有出路，战斗才能胜利，革命才能成功。

数十年以前，红遍大江南北的优秀歌曲《井冈山上太阳红》唱出了红军战士的心声：

井冈山上太阳红，太阳就是毛泽东。

万水千山都照亮，照得人心暖烘烘。

井冈山上太阳红，毛主席亲

手播火种。

文艺